



云岭战歌

572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云 岭 战 歌

昆明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編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9年 北京

云 岭 战 歌

昆明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4 印张

1959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6,000 定价(4)0.29元

前 言

自从1950年以来,我們的英雄部队就挺进到祖国的云南,担负起了保卫边疆、建設边疆的神圣任务。

将近十年来,边防部队在东西綿延数千里的国境綫上,在过去被人視為畏境的“瘴癘之区”,在綠色的渺无人迹的原始森林中,在遍布于高山深谷間的兄弟民族的边寨里,一面不分昼夜地追歼和搜捕着潜入国境的特务匪徒,为祖国、为边疆的各族人民解除一切内外敌人所带来的灾害;一面展开了艰辛繁复的民族工作,把毛主席的政策带进每一間兄弟民族的小竹屋,帮助兄弟民族翻身作主和救灾、治病。之后,部队又一面披星戴月、沐风浴雨地巡邏在漫长的边界上,警惕地守卫着边疆;一面帮助兄弟民族大力发展生产,加速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向社会主义迈进。

将近十年来,在边防战士鮮血与劳动的保卫和培育下,云南边疆犹如坚实的磐石,犹如春日的茶树,日益巩固,一天天茂密繁盛,欣欣向荣。

为了記載边防部队艰苦卓絕的战斗与劳动,我們从过去一些描写部队战斗和生活的小說中,选編成这个集子,作为向

建国十周年的献礼。

这个集子的八篇小说，有的是描写部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克服了种种艰险，完成了剿匪的战斗任务；有的是描写边防战士对于淳朴而真诚的各族人民的热爱，各族人民与军队之间的手足般的亲密情谊；有的则是歌颂边防战士保卫边疆、保卫各族人民幸福生活的赤胆忠心 and 英勇献身的精神。虽然它们远不足以反映边防部队十年来丰富的斗争生活和辉煌的英雄业绩的全貌，但通过它们，多少可以看到一些亲爱的边疆保卫者的面貌和英姿。他们的英勇事迹和动人形象，将教育和鼓舞着我们永远努力前进。

編 者 1959.8.

前 言

自从1950年以来,我們的英雄部队就挺进到祖国的云南,担负起了保卫边疆、建設边疆的神圣任务。

将近十年来,边防部队在东西綿延数千里的国境綫上,在过去被人視為畏境的“瘴癘之区”,在綠色的渺无人迹的原始森林中,在遍布于高山深谷間的兄弟民族的边寨里,一面不分昼夜地追歼和搜捕着潛入国境的特务匪徒,为祖国、为边疆的各族人民解除一切内外敌人所带来的灾害;一面展开了艰辛繁复的民族工作,把毛主席的政策带进每一間兄弟民族的小竹屋,帮助兄弟民族翻身作主和救灾、治病。之后,部队又一面披星戴月、沐风浴雨地巡邏在漫长的边界上,警惕地守卫着边疆;一面帮助兄弟民族大力发展生产,加速改变貧困、落后的面貌,向社会主义迈进。

将近十年来,在边防战士鮮血与劳动的保卫和培育下,云南边疆犹如坚实的磐石,犹如春日的茶树,日益巩固,一天天茂密繁盛,欣欣向荣。

为了記載边防部队艰苦卓絕的战斗与劳动,我們从过去一些描写部队战斗和生活的小說中,选編成这个集子,作为向

建国十周年的献礼。

这个集子的八篇小说，有的是描写部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克服了种种艰险，完成了剿匪的战斗任务；有的是描写边防战士对于淳朴而真诚的各族人民的热爱，各族人民与军队之间的手足般的亲密情谊；有的则是歌颂边防战士保卫边疆、保卫各族人民幸福生活的赤胆忠心和英勇献身的精神。虽然它们远不足以反映边防部队十年来丰富的斗争生活和辉煌的英雄业绩的全貌，但通过它们，多少可以看到一些亲爱的边疆保卫者的面貌和英姿。他们的英勇事迹和动人形象，将教育和鼓舞着我们永远努力前进。

編 者 1959.8.

目 次

前言.....	1
剿匪途上.....	李鈞龙 5
血肉.....	謝松年 张維祿 13
綠色的底层.....	个 浦 35
人象.....	高中午 56
一支沒唱完的歌.....	刘祖培 73
石壁古弩.....	吳源植 86
曙光.....	黃天明 100
林中炊烟.....	郭国甫 112



剿匪途上

李 鈞 龍

这故事发生在一九五〇年的夏天，虽然已经过去八、九年了，但一想起它，还时刻在我的心里激荡。那时，我正在部队里当排长，连指导员带领我们一排人，已经在边疆星夜兼程的行军几天了。我们没有水喝，喉咙里象被塞进去一筒熾烈的火炭，嘴唇上的血泡一个个地爆裂开……

可是，这里是有名的无龙山呀！一峰连一峰，峭石重迭，远看连根野草也没有，哪来的水呢？而这一年的夏天，比以往哪年都热。白天，太阳仿佛离山顶只有几公尺，永远象盆火似的烤着头顶，晚上，没有一丝风，大地上的一切都呆滞了，巨大的岩石象刚从炉子里钳出的炭块那样烫人。五天来，我们没能尝到“凉”是什么滋味？

可是，我们还是要日夜兼程不停地赶路，李弥残匪就在山那边的木混寨，晚到一分钟，就会有许多人遭到残害！晚到一天，敌人就会溜出国外……

追赶！快步地追赶！

汗珠顺着下巴往下滴，一颗颗那么稀，可是那么大，“巴达”的落在地下，蚂蚁也打得死。

我們多么需要水啊！

我懊悔。我又埋怨起指導員來，如果他不擋住我，我不是能多少接到一兩滴水，讓大家抹抹嘴皮啊！

——這是今天早上，我們路過一個山坳子，發現坳子里有幾間破塌的茅屋。有屋便有人家，也就必定有水。這個發現使我們高興得跳了起來。我命令：將干糧都集中集中（兩天來誰也沒能吃下半塊），弄到水讓炊事員熬成稀湯，飽飽的吃一頓。我收集了幾個水壺，連滑帶滾地下到茅屋前。

但是，我呆住了。

一根指頭粗的小竹片，插在一条石縫里，隔上兩三分鐘才滴下米大的一滴水來，旁邊却長長地站了一排人，每人腳邊都放着三四個竹桶子，有的人滿頭大汗，顯然是趕了遠路來的；有的人身上背着毛氈氈，證明他們昨晚曾在這滴水下過夜。

這些人看見我們來，都自動地將行列擠緊了，手握住腰間的緬刀，用警戒的、隨時準備戰鬥的眼睛瞪着我們。

我看看同志們干裂的嘴唇，看看同志們失望的眼睛，我猶豫了一下，還是提起水壺想走上去，但我還沒邁出第一步，指導員突然一把抓住了我。他喉管咕咕了一陣，舔了好几下嘴唇，干裂的嘴唇上血珠子冒出來了，艱難地吐出幾個字：“不……不能……這……這不僅是……一針一綫……這是……黃金。”他一說完，猛地掉過頭去朝山上便爬，當手杖用的干柴棒，觸得地面得得响。

他的行動就象最生動的動員，同志們二話沒說，將空水壺往脖根一挂，緊跟着便向後轉……

現在，我懊悔：難道我們為了歼灭殘匪，要獻出鮮血，甚至生命，接一滴水都不行嗎？“咳……黃金……黃金！”

我的頭暈了，有幾個同志已經一步一踉蹌了。

我們多么需要水啊！

“同志們，摘片草葉含在嘴里。”後邊傳來了這個沙啞的聲音。我們便在岩石背蔭處找了片草葉，含在口里。口里舒服了一些。

傳授這經驗的是指導員。他口里也含着一片草葉，手里仍撐着那根干柴棒，胸脯象風箱似地一起一伏，腳步沉重地移動着，仿佛帶着千斤鎗鏑。

我們都知道，他比誰都需要水。他的氣喘病還沒好，那是前兩月在道人山被敵人的炮彈震傷了胸部引起的。領導上本來要他住醫院休養，但他拒絕了。他說：“我咋能中途退却，紅旗還沒插到祖國的邊疆，我的傷也就養不好！”我們也舍不得離開他。於是，他又帶領着我們前進了……

“咳！指導員啊，我的指導員！要是讓我接一滴水，也不會叫你這樣苦啊！”我心疼地自語，忍不住又回頭看了他一眼。他那本來就消瘦的臉龐，顯得更加干癟，細高的個子更加單薄，和手里的干柴棒相仿佛，一陣風就能將他吹倒。不過，這倒用不着擔心，這裡只有暴烈的太陽，沒有一絲兒風。但是他那雙隱藏在深陷的眼窩里的眼睛，那麼炯炯有神，一落在你臉上，就象有一股力量在鼓舞着大家：“同志們！堅強些……”

看着他剛毅的姿態，我感到自己太渺小了。

經過艱難的跋涉，現在离木混寨只三十來里路了，翻過前

边的紅树岭，便能看見那个寨子。指导員和我研究，應該在这里休息，讓大家养养神，准备一下弹药，然后，便一箭直插，奇袭殘匪。

我們在一个能够隐蔽的峭石背后躺下来。但是，躺下来似乎比走着更难受，肚子餓得直打顫，心跳得象要从胸口冲出来。

我們多么需要水啊！

我又拿着两个水壶向山下滑去，因为我看見在那深沟里有一丛低矮的灌木，树木能生长，就該有水。——渺茫的希望鼓舞着我，山崖很陡峭，我斜着身子，用屁股往下挪……

叮叮叮！

一股隱約的声音传来，我以为自己在作梦，坐起来揉揉眼睛，再豎直耳朵細听。

叮叮叮！

“水！”我喊了起来，但却沙哑得沒有声音。我沒命地从一块岩石上边翻了下去。

多好的水啊，澄清得象一片片玻璃，我心花怒放了！还有什么要犹豫的呢？我爬到溪边，将两个水壶同时按进水里，头也跟着往下插……

但是，我的后領被什么挂住了，我的舌尖总沾不着水皮。回头一看：是指导員？！

原来他早来到这里了，他用下巴指指前边！我扭头一看：轟！——脑袋象被鉄錘砸着一样响了起来。在对面的一块青苔斑駁的岩石上，刻着拳头大的两个字：“哑泉”①。

可是，活命要紧！我又将头往下插，他却用力一提，使我坐在地上了。

指导员潤了一陣喉管，淒苦地搖了几下头，終於吐出了兩個字：“……不能……”聲音低得差點聽不清，眼睛變紅了，有亮汪汪的東西在瞳仁上打轉。

我只得有氣無力的倒掉了水壺里的啞泉水，這才發現，剛才太急，把兩個水壺都給撞扁了。

他怜悯地望着我。右手顫抖着伸進挂包里，掏出他的空水壺，但水壺才拉出一半，象突然想起什麼，煞住手……又放進去了。喃喃地象對我又象對自己說：“堅……堅……強些……”

我們又前進了。這時，太陽已偏到半天里，光比較弱了。但我們的呼吸，我們的力氣，似乎更弱。神志恍惚起來，身子仿佛早已不屬於自己了，一飄一飄的！只要走幾步，就得靠在岩石上喘息一陣子。

我們多么需要水啊！

我又發現指導員將挂包里的水壺又拿出來，將塞子打開，但手猛然一顫又停住了，嘴唇翕動了几下，似乎又象對自己說：“堅強些！”

我不禁苦笑了一下。每個人上山時帶的一壺水，四天前就吃完了，指導員也不例外，他在病着，比我們誰都需要水！我想起在家餵妹妹，妹妹要奶吃，媽不在，只得伸個小指頭到

① 啞泉內含有鉛類礦物質，飲后要中毒。

她嘴里，騙她。指導員現在也自己騙自己吧？！

紅樹嶺就橫在前面了，它象只凶惡的猛虎張大的血口，等待着吞噬一切。我們必須從那里通過。只要爬過那里，便能看見木混寨的敵人了。紅樹嶺是我們眼前的希望，其實，我們的心早已飛到它背后的山寨去了，只是沉重的雙腿，不聽使喚罷了！

也許是給眼前的希望鼓舞着，指導員的腳步加快了，但步子也更亂了，干柴棒觸着地“得——得——得——得”的响。

紅樹嶺到了！指導員已走到隊伍的前面，他撲在路邊一塊岩石上，又掏出了那個水壺，雙手捧住舉到頭前，擋住路心，聲音嘶啞地喊了起來：“同志們！敵人……在……前面……喝呀！”這聲音象撕爛破布，血珠子從嘴唇上飛出來。

我大驚：他瘋了，哪來的水？我走過去雙手搖搖他手里的水壺：有水！有四分之一那麼點水。我將水壺塞在他嘴上，他雙手推開了。嘴唇翕動得更激烈，又重複一句：“喝呀！”眼光突然盯住我，是那麼堅決，那麼嚴峻，只有在宣讀最艱巨的戰鬥命令時，才看到他這樣的眼光。接着他揮了揮手，意思象是命令我：“快，讓大家喝！”

我驚惶地站着，同志們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臉孔由惊奇變成猶豫。但是，我知道指導員的脾氣，不喝是不行的，我也知道雖然這麼點水，到同志們身上將變成無窮的力量，對前邊的敵人便是無情的子彈。我命令：“喝！”我裝了個樣子，帶頭“喝了一點”，傳給了下一個，下一個又傳給下一個……水壺在每雙手里顫抖着。

指导员脸上掠过了笑，那种完成了伟大任务后才有的、孩子般的、甜蜜的笑。……

水壶最后又通过我的手传到指导员手里了。但我发觉水壶里似乎没有比先前少一滴，我心里一颤，难道同志们都在暗暗地学我的样吗？我正在猜想，突然哐当一声，水壶落在了地上，他那细长的身子紧随着这一响声倒在岩石上了。

“指导员！”我跑过去抱起他。“你……你怎么……了？”

“指导员！”

“指导员！”

大家都同时回过身来，同声呼唤着，急了。但是他没有声音，只有迟缓而又粗大的呼吸，每一下喉管都弹得很高，气冲到我脸上，就象火一样的烫。我抓起水壶：空了！壶里的水全滴到干燥的土地上，连痕迹都辨不出。我双脚一软，也坐到地上了。

他多么需要水啊！

过了一阵，他嘴唇又翕动起来，仿佛想说什么？我大声喊：“指导员，你要说什么？”

“……”

“你要说什么？”我的喊声带着焦急的哭声了。

“……要……坚强……些！”他脖颈拍了一下，仿佛这样说。接着，头又搭拉下去了。

同志们的眼睛一下就红肿了，象鲜桃似的。我也哭了，但我哭不出声音，也哭不出眼泪！

他又醒来了，扫视了大家一眼，终于从牙缝里挤出了两个

字：“前进！”多么微弱，但又多么有劲！

这两个字，是最动人心弦的冲锋号，我们握紧枪杆前进了，浑身充满了力量！手脚象长了翅膀！

1959年春节。